DS
793
S32
H7934
1782
v.6

LIBRARY
OCT 5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冊 6
卷 7上

重修襄垣縣志卷之七上　知縣李廷芳編輯

藝文志

詔　諭　傳　記　賦　歌　贊
銘　詩　辭　異　雜　紀

自班固志藝文後之修史者率倣其體然皆志一代之藏書若干部若干卷王言不與焉學士大夫著作更不與焉邑乘則與國史不同者政事人物原以傳輶軒之採其政傳其人傳其文章詩賦亦與之俱傳況

列聖相承

宸章寶翰亶我

皇上頻頒

上諭照曜星漢無非維持風俗警戒人心苟不備載偏隅之士曷由覩

上德乎今彙次如左其舊志所載徒侈風雲月露無裨世教者闕爲節損匪敢詆訶言辭掎摭利弊亦求其所安而已志藝文

詔

康熙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欽奉

上諭諭禮部朕惟至治之世不專以法令爲務而以教化爲先其時人心醇良風俗朴厚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長治久安茂登上理蓋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

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舍本而務末也近見
風俗日敝人心不古囂陵成習僭濫多端狙詐之術
日工獄訟之興靡已或豪富凌轢孤寒或劣紳武斷
鄉曲或惡衿出入衙署或蠹棍詐害善良萑苻之刼
掠常聞讐忿之殺傷疊見陷羅法網刑辟必加誅之
則無知堪憫宥之則憲典難寬念茲刑辟之日繁良
由化導之未善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緩刑化民成
俗舉凡教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
以息爭訟重農商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
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

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爲
息誣告以全良善誡窩盜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
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讐忿以重身命等項作何訓
廸勸導及作何責成內外文武該管各官督率舉行
爾部詳察典制定議具奏該臣等議得
皇上欲圖至治以教化爲先特頒
上諭應通行曉諭八旗包衣佐領並直隸各省督撫轉行
府州縣鄉村人等切實遵行務使軍民咸知
皇上尚德緩刑之至意教化行而風俗自美矣
御製

至聖先師孔子序并贊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粤稽往緒仰遡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勳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爲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

孔子之爲萬古一人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闕里
景企滋深敬摛筆而爲之
贊曰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教之人極以立行著
習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
萬古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聲金
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删詩定禮正樂旣窮象繫亦嚴
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經百家
紛紜殊途異趨日月無踰羹牆可晤孔子之道惟中
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
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勗哉令圖遡源洙泗景躅

以虞載歷慶餘式觀孔器摛毫仰贊心焉遐企百世
而上以聖爲歸百世而下以聖爲師非師孔子爲師
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爲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牆高
數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遠人克念
作聖

顔子贊

聖道早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
萬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
用行舍藏王佐之器

曾子贊

洙泗之傳曾以得之一貫曰唯聖賢在茲明德新民
止善爲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
纂承統緒修明訓辭

子思子贊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
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慎獨成德之門
卷之藏密擴之無垠

孟子贊

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闡
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籍

孔學攸傳爲功作配

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十六日戸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臣張玉書奉

勅敬書

康熙四十一年正月內

御製訓飭士子文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朕臨馭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釐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棫樸作人之意乃比來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

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
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
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叙爾諸生
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
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
考義勿雜荒經之談取友親師悉化憍盈之氣文章
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
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
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脅制官長或隱糧包訟
出入公門或唆撥姦猾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

罔顧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不齒縱倖脫褫扑濫竊章縫返之於衷能無媿乎況乎鄉會科名乃掄才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眞才實學何患困不逢時顧乃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竄鄉籍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端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獻便已作姦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爲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哉朕用加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告頒到爾等務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

庸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東南弓旌不待爾身有榮即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他求哉若乃視爲具文玩愒勿儆毀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既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不能爲爾等寬矣自玆以往內而國家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弗修咎亦難逭勿謂朕言之不預也爾多士尚敬聽之哉

雍正元年七月十一日

上諭戸部朕惟治民之道在愛養民力蓋民力寛舒則元
氣自復此裕阜之要務也山東山西河南三省連年
田稼歉收朕軫念窮黎已發帑賑濟復將現年錢糧
蠲行緩徵而歷年民欠帶徵之項若仍行追比緩新
而徵舊與兆姓終無裨益目今時雨霑足秋禾滋茂
登穫在望俾耕鑿小民終歲無催斂之煩家室有蓋
藏之慶則力既有餘輸將亦易來年自必急公完賦
爾部將山東省康熙五十八年至六十一年分年帶
徵未完錢糧山西省康熙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分
年帶徵未完錢糧河南省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一

年緩徵錢糧作速行文三省巡撫俱著停徵一年務使里井霑恩吏胥無擾以副朕愛養民力之意爾部即遵諭行

雍正元年八月初九日內閣侍讀學士田文鏡賑濟山西事竣將借帑之處面奏奉

上諭山西省平陽府屬之霍州靈石汾州府屬之平遥介休石樓潞安府屬之襄垣黎城太原府屬之平定沁州屬之武鄉九州縣借賑過饑民銀六萬五千六百七十七兩盡行豁免不必令還著戶部行文該撫出示曉諭咸使聞知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奉
旨依議停止教官約束貢監之例以收實效欽此禮部議
得查舊例捐納貢監統歸地方官管轄後因各省未
能實力奉行以致捐納貢監不受學臣約束妄自尊
大議令督撫學臣轉飭州縣官會同教官教官將所
屬貢監照依生員之例一體歸學舉報優劣嚴加約
束等因在案是捐納貢監本以教官與士子親切冀
收管束實效今該安徽學政劉墉奏稱捐納貢監與
生員迥不侔責成教官束約不但有名無實抑且無
益有損又安徽一省捐納貢監每縣多者八九千八

少者千餘五六百不等內除官家子弟及由生員加捐原屬衣冠秀頁不過十分之一二其餘率皆市井買賣項帶榮身且一縣之內累百盈千良楛雜處靡所不爲似此情形正宜明飭州縣官於戶婚田土案件內隨事整飭庶有禆益今乃屬之教官又令州縣造册移送在州縣不免煩瑣而教官亦並不能綜核一柄兩操有損無益請將各省捐納貢監歸於教官約束并州縣造册送學之例槪行停止除貢監些小過犯扑責可了者仍會同教官薄責示儆其餘一切事件教官不得干預府州縣官遵定例申報學政衙

門會同督撫查核所造各項冊籍毋許遲延舛漏如有玩違酌量記過至於舉報優劣有關勸懲除隨犯即究不容遲緩外仍於學政按臨時照例揭報倘視爲具文漫以無優無劣申覆或顛倒是非舉報不實者將該地方嚴行叅處等語查捐納貢監其途本雜內如讀書應試明理安分者固有而市井買賣頂帶榮身恃符生事武斷鄉曲者多叅雜其間教官職司訓課勢不能董率若輩應如該學政所奏嗣後捐納貢監俱責成州縣官約束稽察并將州縣官造冊送學之處停止以清案牘該貢監如犯細事應行戒飭

者仍會同教官面行扑責其餘事件教官不得干預
府州縣仍遵例將犯案緣由申報督撫學政查核所
造各項册籍不許遲延舛漏倘有玩忽一經該督撫
學政查出量行記過報部存案至貢監舉報優劣實
有關於勸懲除其中劣行不堪者自應隨時懲治外
其餘亦應如該學政所請學臣按臨時照例揭報倘
視爲具文槪以無優劣申覆該地方官照舉報不實
例叅處以儆玩忽

乾隆四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内閣奉
上諭近來凡有諭旨應兼蒙古文者必經該處加改正方

可久致而以理藩院所擬原稿示蒙古王公等多不能解緣繙譯八員未能諳習蒙古語就虛文實字敷衍成篇遂致不相脗合又如從前德通所繙清文阿岱閱之往往不能盡曉夫阿岱素精國語無不備知其所以不曉德通之清文者非阿岱不通清語乃由德通拘泥漢字文義牽綴爲文於國語神理全未體會是岐清語與清文而二之無怪其相背也則蒙古王公等之不解理藩院之蒙古文其義亦然總由國朝定鼎至今百有餘年八旗滿洲蒙古子弟自其祖父生長京城不但蒙古語不能兼通即滿洲語亦日

漸遺忘文復裨於學習朕屢經訓飭而率教者無幾固由習俗所移亦其人之不肯念本向上耳朕因思繹而思之非特此也卽如制義所以代聖賢立言雖古今時會不同而中國語言相沿未改朝鮮曾慕追求乃今之所爲時文朕覽之多不能解朕雖不喜作時文然向在書齋中於明季及國初名家大家之文亦曾誦習其中如歸有光黃淳耀純乎古文讀之心醉餘亦理精義正足供玩味柰何今之作者相戾若此至於文體之變固不始於今時曩者魏晉六朝習尚浮靡斯文極敝韓愈出而起衰八代約六經之旨

以成文人見之轉以爲怪故其言曰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必以爲好小慚者謂之小好大慚者即以爲大好是文士趨向之壞在韓愈時且然何況今之距唐又將千載乎夫文風遞降說者每以比之江河日下然聽其流而不返日甚一日伊於何底昔韓愈尙思迴狂瀾於既倒矧有移風易俗之責者乎文以明道宜以淸眞雅正爲宗朕曾屢降諭旨諄諄訓誡無如聽之藐藐恬不爲怪讀書人於此理尙不能喻安望他日之倫國家任使乎大抵近來習制義者祇圖速化而不循正軌每以經籍束之高閣卽

先正名作亦不暇究心惟取庸陋墨卷勦襲挦撦效其浮詞而全無精義師以是教弟以是學舉子以是爲揣摩試官卽以是爲去取且今日之舉子卽異日之試官不知翻然悔悟豈獨文風日敝卽士習亦不可問矣嗣後作文者務宜沉潛經義體認儒先傳說闡發聖賢精蘊務去陳言辭達理舉以蘄合於古人立言之道愼毋掉以輕心試官閱卷亦當嚴爲甄別一切膚詞爛調槪擯不錄庶幾共知謹凛文化蒸蒸日上以副朕崇雅黜華之至意其繙譯淸文蒙古文亦當實力講求勿仍陋習此旨著頒示貢院暨各省

學政及繙書房理藩院各書一通揭之堂楣俾咸觸
目警心欽承毋忽並諭中外知之欽此

諭

明

嘉靖十二年六月初一日

勅諭南京兵部尚書劉龍曰朕惟南京國家根本重
地而機務重托非歷練老成奚堪委任今特命爾不
妨部事參贊魏國公徐鵬舉等守備機務整飭兵
備固守城池操練軍馬撫安人民但遇賊寇生發隨
即調兵相機勦捕毋令滋蔓凡一應軍民事務利有

當興弊有當革者悉聽爾同守備內外官員計議停當而行其管軍管匠等官并各大小頭目人等若有科擾尅害私自役占下人致妨操練及工作等事者爾即禁約清理如法敢有故違者輕則量情懲治重則奏聞區處朕以爾才識老成特茲委任爾當益竭忠誠持廉秉公正己率人務俾事妥民安以副委用如或處置乖方偏執誤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朕命勉之慎之故諭

嘉靖十七年五月十九日

勅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夔曰今命爾巡撫保定

等十六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操練軍馬修理城池撫安軍民禁革奸弊其各衛府軍餘民壯仍照原委責任提調操練東西二路選委能幹官員遇有強寇設法擒捕務令盡絕一應稅糧及屯種預備等倉尤須加意積蓄一帶關隘墩臺嚴督守備等官剷削修築俱要完固毋令私役軍士缺人防守馬匹器械等事悉在綜理仍禁人砍伐山木毋致道路疎通偷關外有警即分遣該管官員撫安居民毋致驚疑違官舍餘尤宜責令本管官員安輯撫諭毋令糾合爲非一切保障事宜聽爾便宜處置守備等官悉聽節制

所屬官員廉能幹濟者量加旌獎貪酷不才者從公黜罰軍民人等詞訟即與受理軍職及文職五品以上有犯奏聞區處其餘就便拏問或發巡按御史究治權豪勢要之人侵佔民田攙粮草阻撓軍務者依法處治事有應與巡關巡按及巡撫順天等府官計議者公同商確而行爾爲憲臣受兹委任尤當持廉秉公振肅風紀必使官吏畏威軍民懷惠關口嚴固威武振揚庶副委任如違責有所歸爾其勉之愼之故諭

諭祭劉文安公龍曰卿明敏之才醇正之學早魁甲第

振美詞林史局編摩是非不謬經筵劘解獻納惟勤
屢典文衡時稱得士官坊進叙翰學升華卿佐貳遷
尋轉南禮擢掌銓務晉贊戎機偉績宣揚留都倚賴
方隆委任累疏乞休林壑優游殆幾二紀宜延遐祉
胡遽長終訃音來聞良用悼惜爰頒恩郵諭祭遣官
仍命所司為營兆域加贈賜謚庸示褒崇卿靈有知
尚其歆服

諭祭劉都御史夔曰惟爾性質剛明才識偉茂登名甲
第進業詞林馳譽諫垣蜚英翰苑臬司藩省屢轉官
階宗府民曹疊遷要秩督理學政軌範克端超擢都

台撫巡著績方將効川遽爾閑休訃音來聞良用悼惜爰推卹典遣祭有儀靈爽如存尙其歆服

傳

漢

豫讓傳

司馬遷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巳者死女爲說巳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

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
厠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厠心動執問塗厠之
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讐左右欲誅
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
其臣欲爲報讐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
豫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
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耶
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
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耶何乃殘
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旣已委質

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讐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

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讐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甘羅傳

司馬遷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旣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

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

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
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
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
侯專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
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
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
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
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
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君乃入言之始皇曰昔甘
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

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
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
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
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
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
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閒王不如齎
臣五城以廣河閒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
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閒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
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
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留侯傳

司馬遷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

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

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嘗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

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畧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寳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

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

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鯫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

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城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

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

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

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

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
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
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
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
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
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
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
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
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
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鬭

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
擇齊三萬戸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
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
當三萬戸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
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
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
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
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
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
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

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
及誅故卽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柰何留侯曰
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
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
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
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
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
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
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臯西有殽黽倍
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

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

諫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
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
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
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
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人故逃匿
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
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
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
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
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

用臣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
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
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
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
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
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
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
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
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
侯諫不聽因病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

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名言姓名曰東園公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而主矣戚夫人泣

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絕四海横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戸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

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塚每上塚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筴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

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君

石勒傳　唐太宗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也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中庭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焉馳遣收之會勒已去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象家園中人參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兒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勒每聞鞞鐸音歸以告其母母

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旣而賣與茌平人師懽爲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富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懽家隣於馬牧勒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焉常傭於武安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老父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耳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羣盜號爲十八騎劉元海稱漢王勒率衆歸元海引張賓爲謀主東海王越率衆討之越薨於軍衆推

王衍爲士卒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無一免者勒重
衍淸辨不忍加之兵刃夜使人排牆殺之勒襲苑鄉
遣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
將營建旣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
晉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良幹於是徵
彭彭至入泣而辭曰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
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
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
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相
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

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以石季龍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篡奪之萌兆於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併之意會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立大事者必先爲之卑當稱藩推奉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浚大悅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時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以受浚書浚貽勒麈尾僞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浚使還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爲信然

勒將襲浚而憚劉琨爲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劉
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牋於琨送質請
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勒曰
我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奉牋於劉琨陳
已過深重求討浚以自效軍達易水浚將佐請出
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勒
晨至薊叱門者開門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
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讓浚曰君位冠元臺爵列上
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強兵坐
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自尊又專任奸暴殺害忠

民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於此非爲天也遂送浚襄
國市斬之大興二年勒稱趙王時晉征北將軍祖逖
據譙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順
勒憚之不敢爲寇乃下書曰祖逖北州士望也儻有
首邱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爲置守冢二家逖
感恩輟其寇暴祖逖牙門童建遣使降於勒勒斬之
送首於逖逖遣使報謝自是兗豫閒壘壁判然叛者
逖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勒徙洛陽銅馬翁
仲二於襄國列之永豐門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旣至勒
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平生初勒與李陽隣居歲常

爭漚地迭相毆擊至是名陽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祖逖卒勒始侵邊戍梁鄭之間騷然矣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咸和五年號趙天王尋即皇帝位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勅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嘆曰為

人君不得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耳會大霖雨中山西北暴水漂流巨木百餘萬根集於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否此非為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營鄴宮因酒間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畧過於漢高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皇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似太過朕若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礧礧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如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

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帝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如鄴臨石季龍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以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甲小悒悒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咸和七年卒

昭澤王傳　　無名氏

唐昭澤王姓焦失其名唐懿宗咸通九年七月初五日生長樂鄉司徒村生之夕香氣盈室經宿不散人咸異之七歲兩手拘攣言語蹇澁狀貌類愚人忽一口手無故自舒神彩煥發語亦便通顧性喜道家言

至十三歲凡天文地理易象遁甲諸書一過目即曉暢景福二年正月八日夜夢神人捧玉函內盛靈符寶籙謂王曰吾奉帝命以此書付汝爲習之當除邪寧衆旣覺果有玉匣在其側啟視則皆朱書天篆文義多不可曉後復遇異人指示王遂了然異人又以靈符玉匣付王厥後驅妖降龍隨試輒效東北山有一穴內藏五狐爲祟王逐之就其中居焉命之曰五狐穴乾寧元年壁底等村水驟發漂民田廬無算乾寧四年縣西虬妖爲患王俱用符退水而民俱獲安一日遊至漏石泉見衆婦人浴不潔之衣因此水不

可識投遂指水南行水遂南光化元年東山有釋氏常姓者素習元術來謁王與王同遊東山常用巳術塗次衣帶悉成龍蛇狀王曰此幻耳奚足尚常又知潤瓏山水中有妖求王除之王用符投水不旋踵而妖除又同遊北洞洞與遼陽界相接洞中蛟龍繞集妖氣逼人常驚怖股慄王則欣然謂是天設之以俟我者又於石中得古劍一口光化二年有富室陳演者宅久爲妖龍所據其家因有一紅槽王至驅龍因紫紅槽引之入洞天禧二年上黨妖魔爲害時太守王祐延王治之妖遂息太守以其事上聞孝吉封爲

雲雨將軍後脫蛻仙昇葬北五里今將軍墳是也王享年三十有四歿之後代有顯應清泰二年草賊嘯聚官軍不能禁忽洞起紅雲空中若有鐵騎聲亂石飛下如雨賊黨子遺加封靈侯爵以長樂十六村租稅爲王香火資開運二年旱魃爲災凡詣洞求雨者應如響後來求雨自此始天福四年加封爲顯聖公宣和元年加封爲昭澤王元世祖南征渡海時見王陰爲之助師旋遂加封曰海瀆王 係原傳

明

連楹傳

無名氏

連楹者肇之次孫也字子聰別號樸宇登洪武壬子科由國學生初官承勅郎陞翰林院左春坊選太子贊讀博極經史啟沃良多時轉福建道御史楹賦性孤介剛方不避險難太祖嘉其忠悃克堪委任令巡五城二次操江巡倉十有餘載共任御史職二十有三年太祖晏駕建文繼登大寶文皇用姚廣孝策起靖難兵於北平乘勝長驅直抵南都公與御史董鏞戮力同心誓死報國有不効忠於本朝者輒露章彈劾及金川門失守公與董鏞在文皇前仗義直言抗詞責諫曰以臣篡君可謂忠乎以叔殘姪可謂仁乎

背先帝分封之制可謂孝乎名分法紀蕩然懼不可以訓天下後世當時詞色甚厲致文皇大怒即命典刑當引頸受刃之際有白氣沖霄且面色如生骸骨立而不仆文皇遣官祭之廼仆奉勘合發廻建祠尊祀當時公苗裔連鉅等懼赤族之誅各四散隱姓逃亡本縣官斂衣冠葬之迨事寢恩赦後稍稍復業迨萬歷十一年奉都察院勘合內開廣東道御史屠叔方題忠臣已褒外親未宥槩聖恩推廣明詔大慰忠靈以培聖代綱常事要將革除間被罪諸臣遺孳先年詔書各於生長鄉邑建祠專祀仰錄填其苗裔仍

量贈官錫謚各一節該禮部議得竊惟立國於天地以綱常爲先致身於朝廷以忠義爲本是以叩馬之賢獨異倒戈之衆漆身之士足愧二心之臣自古聖帝明王代天撫世莫不表揚大節黜貪私讐者誠有見於風化之本也今按革除間死難諸臣或慷慨殺身或從容就義甚至刑及妻孥禍延族黨曾不一動其念此其盡忠所事有死無二直足以維世教植人紀矣委應遵奉先年詔旨及依御史屠叔方所奏建祠表墓錄裔易名以慰忠魂以激臣節但年歷已久紀載多遺忠義之褒表既不可以濫加墓裔之有無

又不可以遙度合候命下行各省巡按御史備查要
見某官某人生於某處或被罪或自隕墳墓苗裔有
無見在其見在苗裔是否某人嫡派子孫見今有無
衣冠各省會城鄉邑曾否建有祠宇一一查明具題
以憑酌議施行時至萬曆十七年有十六代嫡孫連教
聞知恨祖苦難無申將情赴按察司署學道呂訴告
批曰連鄉宦果當靖難死節此係忠臣例建祠歲祭
本縣查實即時抄給勘合准入鄉賢祠祭院及守巡
兩道委潛安府推官南皮槐亭李騰鵬查將名宦鄉
賢祠入幾位見得公册內事跡感激作文表旌立碑

記云後追贈詹事諡剛烈

記

金

韓公修城記 名俊　　楊　丹

襄垣縣古韓州也封域宏廣殆將百里而遙東連巨鎮北背喬峯峻巘大壑多人跡之所不能至者國家收復之初奸雄繼踵蟻聚蜂屯嘯集林谷每黨不啻數千人號曰紅巾動則彌崗落阜旌旗繽紛鼙鼓震疊數窺是邑直欲鯨吞虎噬當是時故城多坍塌郛邑相望舉無壁壘在城之民將扶老攜幼以延旦夕

之命耳幸令尹韓公抱忠貞之節懷慘怛之愛率衆死守披堅執銳不顧矢石前攻後突若蹈無人之境賊遂稍稍引去於是增修外城且戰且築寇至則荷戈而禦敵寇退則挈畚而赴工故不日而具士民額手相慶曰我輩倖保首領得以完聚者韓使君之力也天會九年春韓公屬其耆老議之曰羣醜雖逃遺類未盡內城修於倉卒姑濟一時然地甚狹隘不能容衆今將建大城以周其外可復許乎聞者莫不忻然樂從遂經營相度計貧富爲等差區方定力咸適均平故人皆踴躍盡瘁更相勸督不數月而告成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信

埒言也其城週環十六里三十步其墉高二丈厚二尋
之半其溝深二仞其上甲既具為關以四門竪樓上
起壯麗可觀故倉廩府庫可得而長保也神祠佛寺
可得而修葺也牢序可得而開設也市井可得而陳
列也居民可得而安定也編氓咸喜室家相慶人人
皆自謂更生之福矣嘗觀有建一橋以通險阻達一
水以利灌溉其善雖小尙可得而頌之矧築城鑿池
修而兼創者乎今成久大之功興無窮之利雖垂簡
帛勒鼎鍾不為過矣朝廷嘉其有功遷以榮秩重藩
寘也迨今公去六載襄垣一境無虞四民安業孰耕

沐公之德者乎余因卽其事而述之

雙榆社碑記　稍節　　邑人　芮希古

竊以人之生也非土無以立命而其所養也非穀無以爲食及乎其居旣有乃粒文豐則報本反始之道又爲有開乎故聖人爲之立社以敎民示報焉成周之法自大夫以下成郡而立社曰置社降逮秦漢雖非大夫庶民侍五隣以上自立之曰里社皆樹而不屋各樹以土地所宜之木所以達天陽俾民望而致敬之地也沿及於後閭巷村坊或立或否以無以奉其事故不能一設非仁里立社致敬者而久立衆功

社者故老相襲不記其來第以歲月綿遠基址傾圮
不任其祀至大定二年夏耆老李珪等相謂曰我里
居民不啻滿百若戶若竈設若傾頹尚必補葺剏新
報之所豈全無增飾乎於是命畚鍤登登憑憑是板
是築信宿而新之自時厥後又以其成孔易所費頗
輕衆意因循恬不復顧以致廉隅日傾階砌日平樹
木咸枯槁兒童戲其上漸為隙地太和二年夏里居
曹鐩毅然發奮曰神依人而行人必之喜神亦然社
圮至此不敬孰甚遂割家貲鑴石僦匠特為[illegible]飛未
浹旬而工畢次植雙榆日益滋茂爽塏嚴潔待祭於

昔每二時之祀衆心比比沿象致敬焉至八年春將畢衆議悠久不廢人心之敬卒無渝者或曰若然則莫若刻石歷敘作廢之由置於其側爲亭以覆之衆應曰可遂差等備物鑱石須材併與其務不日而成非用心一圖事敏烏能至此哉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人情皆是也否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相誘爲博奕者又有之惟是里也異乎此老訓少以孝長語幼以弟與人以忠出言以信或三餘之暇講究經史以古之忠臣義士遞相詰難可不謂仁里乎其於祀社之敬不言而喻與夫酒食博奕之徒

豈可同日而語哉僕以養拙寓銅川之西山吾儕李天琪與一二鄉友不遠百里特來求記辭不獲已兼敝居依郭稔知其事非敢爲佞故不讓而識之以示來者

義塚記

栗希孟

嘗聞人之既富則仁義從而興焉此乃人情通論其行之也不過捐已之有施與不急賑乏周無而已夫廣利益之心無間存亡掩骼埋胔相勸而樂爲之者以此知其人之用心並非貧富有無之見所存矣並義坊本邑仁里也自五代干戈之亂洎宋末寇盜相

仍其夭亡非命不可勝數距東門外二里許每雲昏雨濕啾唧之聲乍有乍無是其寃魂滯魄未由解脫殷實者與其他有所施豈若於斯一奠觴之慰幽魂之爲得乎里人每於清明前三日歛香燭寘錢邀命僧徒詣其所誦經爲資薦之具自始迄茲三十餘稔雖造次緩急曾不一廢至太和八年三月又於郭東北隅置墳一所枯骨之暴露無主者並以時瘞用心之仁不亦溥哉既設奠祀又立墳塋求之古人所見無幾昔王忳之葬書生流芳今昔王果新石巖之殯猶爵顯當時名流竹素爲後人之美談斜若輩推心

至是其功利曷有極哉將見是里也士者貴農者富工者成商者通義夫節婦孝子賢孫接踵而出矣僕與衆有善不揚殆失君子之行故摭其實刻諸翠琰以示後來無輟其事云

元

重修大成殿記

邑人楊仁風

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學校之興廢夫學校王政之本也襄垣舊有廟學天會間縣令韓俊增築外城徙學於縣治之左創其殿宇廊廡講堂齋舍厨庫門牆畢備當是時被其涵養者多士濟濟未幾兵戈蹂躪殘

民始脫鋒鏑學者亦散之四方俎豆之事或幾乎息矣國家推恩選舉通經者復其身諸道舉上下釋奠之禮縣之守官者始創小殿三間以奉丁朔厥後轉官移政因循弗克舉帝臨御之初首頒明詔重以學校爲諭監縣撒里察縣尹傅仲禮主簿郭思敬視學小殿圯大懼不稱詔旨遂改作之經始於元貞二年二月大其禮殿五楹工未畢而傅尹得代何灝繼之苑大亨又繼之同時承之者監縣忽覩主簿賈得仁重興舊政再續前功於大德四年仲秋之吉告成其教授李謙從事陳化基條具其事謁予記之自念鄙

國松祿之地廟學之記弗可辭因以予之所憂者告之夫善爲政者急其所急以及於其所緩而經理於緩急之際亦各有方彼緩之與急而不知舉付之悠悠然者烏可與共事哉且一殿之役前後易縣之兩監三尹二主簿五歲華矣豈以悠悠然者害之必得爲之後者而乃僅能告具耶殿則大矣美矣尚且從祀之位未升於兩廡而廚庫祭器泮宮之制始及半此其成不知幾何時是不可憂者乎而又有大於是者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其於明詔之旨若合

符節謂學校風化之原人材致治之本非學校無以作成人材非人材無以共治天下承流宣化者可不爲已任乎若夫姑圖塞責畧而不問或有廟無學有學無教使士民日用之道蔽而不知固有之善迷而不復行見安於暴棄矣又烏有人材之望哉是則憂之大者也昔文翁之治蜀也興禮殿開學校以詩書教人故一時長長少少親親尊尊百姓順服蜀之有儒自文翁始今也有前規之可襲有明詔之可體誠急其所急建學立師亦以詩書教人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窮經修身以待國家選舉

即前日之文翁也勿以暫久易其志勿以遷代勤其心且一日未去有一日當爲之事又豈可虛度哉士民日益望之子亦日益望之春秋大復古謂其復之而當也若學校之復古可謂當矣春秋之法宜書子雖老尚能秉筆以獲見有成當爲諸君屢書云

虎亭先聖孔子廟記　邑人　張　[illegible]

虎亭即古下虎聚也民物繁庶實如縣都自有唐立素王廟丁五季兵火惟餘石像露處城西榛莽中宋熙寧間鄉耆尚慶等創修廟貌始建兖鄒二公及十哲於傍仍繪七十子諸大儒於壁春秋釋奠始可瞻

仰金末廟像復爲邱墟夫古者國都近邑以至閭巷莫不建學立師虞亭人民市肆雖不古若廟基石刻並存屢興屢廢得無待其人而後舉之乎元貞初士民鄭金屬餘人康安李英孫興等慨然修舉鳩工庀材爲堂十二楹其他稱是漸復宋舊規爲元統甲戌碧過此仰止殿庭下全之子庭珪在側曰我先人董衆經營於是有年矣今始見功吾四家之力也但念祀以報本固儒者事以吾徒士庶而祼將於廟無乃越禮制乎予曰禮不敢過亦不敢不及祭祀禮之大者也尊師重道閭巷與都邑無異有其舉之莫或廢

也亦何禍之有近世大儒靜修劉公曰孔子立人道者也吾之所以爲人有君臣父子而不淪於禽獸者是誰之力與觀此則汝等奉祀聖人二時俎豆於義亦可乎庭珪唯唯越二年繪事畢庭珪已歿魏氏子居仁謂其父忠有功於廟恐泯其傳謀於康秉彝李思仁來謁乞文以勒石予繹前所告庭珪者爲書之並記沿革歲月云

于闐沙公政蹟碑　張　砉

皇元奄有天下設官分職於親民之官愼簡尤至必擇蒙古色目材幹廉愼者以監臨之位于尹簿丞尉

之上所以利澤斯民者德至溥矣至元改元冬十一
月于闐沙公伯祥以承事郎勅監襄垣縣下車之後
令行禁止號令一新施於有政難以枚舉其大者闡
禮器闢儒宮課桑農均賦役甘水嚮城驛渠增堤以
備壅溺之虞民調輸絡以布折絲而去科賠之擾實
義倉以申著令闢荒田以益貧民信賞罰以息盜賊
明號令以絶訴訟搜剔民隱判劇吏權是皆守令之
當爲公獨申明而力行之不三年綱舉目張百廢俱
興是以憲府舉循吏爲一道之最嘉績表著有如是
者公諱倒刺沙伯祥其字也本西域古族始由國子

遷充工部史再遷江西省掾考滿陞除是職云

重修官廨記

胡祗遹

君子之居雖一日而必葺況官廨乎官廨之不可闕雖遐荒異域陋邦小壤皆知之矧際一統數萬里居中處正太平久安之治世乎一縣之治區域幾何然而國家典籍圖誌簿書條章之所頓落兵農工賈貴賤小大之所歸訟承流宣化發號施令徵科供辦之所指聚胥史卒隷晨昏風雨之所停集所係如此雖三尺之童亦知其頃刻之不可無也居是官者恬不知問反爲之語曰官不給錢役不可擅舉欲有規畫興

作惴惴焉惟恐其民之多言也至元十三年秋巡按河東過遼州襄垣二城官廨一新異於他邑問之蓋守土者從輿望協衆力而成之也詢其所費錢不取於官而民無異辭一木一甓而不敢私焉竊嘗有言人能以事父之心事君愛子之心愛民治家之心治國雖不學無術亦可爲良吏賣卜貨藥技之賤者也尚知儆屋布席張幕先爲有衆歸嚮留止聯集之地而後求售其術五馬之榮百里之寄無一事之聽斷而莫之恤是其爲心賤技之不若也爲臣之心寧無愧乎此獨異衆例而力行之不可不書以勸諸邑至

元十七年仲夏初三日立石

明

連御史死節記　　上黨太守李騰鵬

雲霧昏曀必有疾風迅雷以解散之而後天宇晴霽天造草昧必有剪除誅戮以廓清之而後世道寧一語曰君行義臣行忠各求其是而已豫垣爲古趙襄子屬豫讓報智伯氏地也載在史牒此固有耳目者所共知孰意千載而下繼美絕芳者尚有其人哉嗚呼當我文皇靖難之際一時抗節之臣雖忤文皇之意實契高帝之心最皎者若方周黃練其餘抱赤衷

蹈白刃者尚多也今于襄垣而得一人焉其監察御史連公平公名楹字子聰別號棟宇古籍襄垣世居縣之陽澤村祖肇以麟經舉至元進士歷潞城汾州教官轉河都太尉府參軍考試山東後爲集賢院學士其文章行業在縣志可考父恭業公早逝母李氏教之學公卽敬於學日誦千言不輟凡所撰述揮毫立就性沉靜築屋於後河楊桃之谷讀書其中日炊米一杓爲常無間寒暑其刻厲每如此一日歸省其母母憫其苦殺雞食之公問其故曰吾願兒之勉也公曰門祚薄兒恨不能奮翼雲霄以承先人之

思母氏之懷敢不勉旃從此命者[illegible][illegible]洪武壬子科
鄉薦由國子生授承務郎選翰林院左春坊太子贊
讀啟沃良多高皇帝以公性剛方堪彈劾之職特轉
福建道監察御史巡城巡倉操江歷俸十有餘年每
考績奏最上欲重用之因久其任迨文皇靖難兵起
公與御史姚鏞相誓以死報國察羣臣有携二者輒
露章彈之羣寮肅然會金川門不守公在文皇前抗
詞諫曰以臣篡君可謂忠乎以叔殘姪可謂仁乎昔
先帝分封之制可謂孝乎名分紀法蕩然恐不可以
訓天下後世指天示日詞色不少屈文皇怒命左右

殺之公從容引頸受刃有白氣沖於天尸僵立不仆色如平生焉當時文皇於抗節諸臣多夷其族公血屬連鉅等懇訴各亡失後禁弛稍稍復業歛衣冠而葬封而樹之矣嗚呼當時死事者忠於建文即忠於
高皇帝也於文皇之靖難豈並行不悖觀其語羣臣曰使練子寧若存吾當用之則文皇之心可知矣後
皇恩浩蕩屢用言官言以次褒崇足以昭天理民彝之不容泯公自是得從祀鄉賢焉余領郡符司理上黨行部至襄垣邑人姚大恭九功詣余言及此事余未嘗不撫節嘆也公之裔孫迪大綱其教持公之行

狀謁余於公署請公之行實已編入實錄公之墓不可不表章之以慰忠魂於地下昭龜鑑於將來願乞一言以垂諸箴銘余遂爲之記其歷履如此復曰正大之氣流行於天地間不擇地而生端人正士獨山右風氣剛勁固所鍾毓獨多卽襄垣一小邑前有豫讓今復有公何前後昭燿如是也豫讓嘗曰將以媿人臣之懷二心者今觀公之始末視豫讓負不愧哉

禱雨感應記

邑人　李濬

襄垣縣治東北百餘里有窟曰龍洞幽邃深遠神妙莫測有禱卽應誠聖神之奧區人民之福地也按舊

志唐懿宗時有道士姓焦者受太乙眞人法入洞修眞遂坐化自是以來禱雨無不應者宋元俱封爲昭澤王我朝太祖高皇帝封爲龍洞神其實卽昭澤王也正統癸亥春蓬瀛甯侯以太學英才壘綬銅章來宰縣事値夏天道亢陽石鷰停飛商羊不舞麥豆焦枯民有憂色侯乃率僚屬耆老人等於五月二日詣神祠建壇祈禱徧走諸廟而告焉雖微雨灑壇而未浹洽越八日壬戌侯洗心滌慮再竭誠求至丁卯大雨川澤盈滿田疇霑足禾苗復蘇民乃大悅閤邑耆老僉謂侯之斯舉有關道化之功不可無文以示後

乃屬記於予竊惟神人感通之理不外一誠我侯德政之美已恩被萬民澤及庶物以誠感神神自應所求以布安民之化我侯之德豈偶然哉侯名智字子仁蓬萊人

甘澤王廟記

武鄉　馮顯宗

嘗觀名垂竹帛功勒鼎彛悠久而不泯者莫不以年高德邵練達老成者爲之如嚮熊之輔周褒度之佐唐談笑於尊俎之間折衝於千里之外巖巖德望鎭於一時豈後生所能髣髴其萬一哉若以幼穉之年而輔成國家之治者吾於甘澤王見之公下蔡人也

以名家之後事秦文信侯其時未有知名者及其聞事毅然排難解紛有不可奪之節若勸張唐之出相使趙國之郊迎廣河間之地襲秦爵之封斯數者英風凛凛千古逼人昔孔融登李膺之門頊橐為孔子之師幼則幼矣孰能過之宜其千載之下景仰英風而血食無窮也縣之西北西河底緣西廂疃附岸而北有泉出焉所謂甘泉也每遇亢旱祈禱必應里人苗欽因舊廟年久基址傾頹獨捐已貲市財鳩衆重復修建此固仁人君子之用心也經始於正統十三年落成於天順三年廟貌既新庶使後人歲時享祀

其谷神庥書此以紀歲月云

重修襄垣縣廟學記

提學 沈 鍾

山西潞州古上黨之地屬邑襄垣相距僅二舍許山拱揖如游龍水環繞如帶耕壤錯如棊井巷居廬窰比如鱗次蓋山西稱州者惟潞爲首而潞州屬邑惟襄垣爲首稱焉乃者栁侯由成化壬辰進士甲午來知邑事年甚茂才氣甚果銳有爲始至延訪民瘼廉得鄉之豪徒爲訟者繩以法餘黨至連章交搆孛不果誣後悉屛他所不復一吐氣良民始獲安堵以居每朔望詣學晉謁孔子廟下已而登明倫堂令諸

生講析經義間課殿最而罰賞有差惟時廟學歲久
滋敝餘顧瞻咨嗟亟欲修葺緣歲弗登未果迨明年
乙未歲既登民用和洽爰出公帑羨餘及募諸殷家
之好義者助之貲用是市材鳩工彷彿經始勿亟之
意而勸相之始事於二月初九日廟則自　大成殿
兩廡戟門暨　聖賢肖像祀器炳然爲之一新學則貨
地於居民之鄰之者重建明倫堂五楹東西齋十楹
中外門各三楹餘若饌堂神庫齋廚稱如門之數蓋
不惟增新而視舊規宏廓倍半迄丙申四月二十有
八日告成爲許人劉學謙溫陝人士司訓許請予識其

事用嘉侯之功曰篤不忘予惟孔子删述易書詩春秋禮樂垂憲萬世固宜萬世之所崇祀矣然其讚易獨至於韋編三絕蓋易與天地準不出於時孔子之與易相爲流通而乃聖之時者故在當時時止則止畏於匡微服於宋絕糧於陳蔡不損焉時行則行爲魯司寇相禮於夾谷不加焉行止無往非時則無往非易亦無往而非天今茲青衿士子毓於學宮號稱誦法孔子者今日之止將轉而爲他日之行矧覩茲廟學之新盍亦圖所以自新而可不卹其行止戚乎天而悖戾乎易之時也耶尙其無曲學以阿世無利

祿之慕而身家之圖斯不爲孔門之罪人矣乃若椰
侯之新廟學固所以尊崇孔子亦所以作新乎士類
焉而作新士類之心葢亦不出乎此侯名豸字廷直
河南睢州人云

剏建廊廡之記

邑人　劉　沂

大元至元冬十月永平楊綱來尹襄垣旣下車仰止
成至聖先師孔子廟瞻宮闕之隆崇陋廊廡之湫隘不
足以稱覜事僅閱月即詢同寮達魯花赤札剌兒丁
主簿蔺亨請以修完泮宫爲先務仍同商之者德李
冉侯張履道俾董其役愬[illegible]始末對曰廟

縱金季罹北國初草創仍故材構庳屋三間循襲年
多頹朽作縣者莅不加省越中統至元之盛文化大
行元貞二年二月縣令傅仲禮世際文明閔孔庭榛
蕪同寅協力始掄材方斵增卑爲崇比瓜及功卒未
遂迄大德庚子歷尹何灝苑大亨繼葺凡五涉年僅
完禮殿聖像餘悉未遑有碑紀其事延祐間縣尹郭
思敬建東西廡凡一十楹規模窄隘且功未集而解
篆自後晉寧何巨濟繼政憤前尹經營失制遂不修
理乃相殿崇卑别建戟門於前慮後人必有大改作
者坐是瓦落榱折日就陵遲自始距今垂四十年而

功未成公慨然歎曰綱昔主鄒縣簿嘗躬詣闕里瞻仰廟堂堅整高明視王者居乃知聖明尊尚孔道之至古無有加鄒魯間衣冠濟濟謂天下皆然及觀是邑荒廢乃爾甚愧職教勸者弗稱上意且予家世儒素爲遼金著姓登進士第起家至封侯食邑者數人綱不才奉家牒罔敢失墜矧國典興學校責守令親民官茲而不力上負朝廷委任之重下墜祖宗遺訓於臣子之道實有所愧是欲辭可乎寮寀附和衆口一談鳩金峙糧僦功徵役費出閭右輕財之家不傷其生役利呰窳逐末之徒因糊其口肇端其年蜡祭

之後落成翼歲秋丁之前資用出納一委張李二人
已無所與惟亟勉朝夕以督衆工跬步周旋不啻蒙
事故斷度栝壜陶冶等匠莫不趨事致技功遂早休
人無怨咨屋總餘五十楹度貲一萬緡四圍翬飛環
拱於旁羣賢配食像儼如在講肄有齋休宿有廬翼
翼渠渠堂廡相扶一如何尹所造棟宇之崇獨異他
邑每春秋上丁公率僚佐諸生以享以祀粢盛豐潔禮
備樂和遠近來觀皆大喜稱嘆以爲禮樂衣冠復見
今日於是民俗歸厚弦誦相聞文物之盛蓋不下鄒
魯矣元統元年十二月受代邑人覩豐功伊邇恐泯

其傳伐石劖銘以昭後世命進士張碧疏其事寧州尹秦公仲禮御史李公時進安州判官李公惟燦因文屬沂沂擢科第實用是出身義不可辭竊惟吾夫子集大成之道六籍俱存扶植綱常萬世永賴固不容妄肆蕪辭稱譽其美古人有言曰譬天地之大譬日月之明祇益懸惑耳按襄垣古代為鹿台取縣治南鹿台山名春秋為韓別都地近趙遠韓後遂為趙有城因襄子築故為今名歷代因革城池遞徙備具大參楊公碑今不必書惟是楊尹為邑首崇教學不專政而尚教不恃刑而化心所謂事有前後而本末意

視世之簿書期會爲政措心奚啻霄壤故表是意

語夫邑之人俾知教爲政本化爲治基異時文化大興

人材輩出楊尹之力也或者謂非政所急反致譏張

傳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沂適繼其後知公

之意在此故書之爲來政者之監云

重建神祠書舍記

潞城　屈　銓

聖明大闡文教天下郡邑學堂齋舍之屬莫不全具

所以作人材重風化也襄垣儒庠湫隘曠久𢇁然而

存惟明倫堂東西二齋而已成化庚寅秋三原張侯

蒞以進士出宰是邑下車伊始興利除弊百度惟新

至於興學勸賢尤拳拳而加之意先聖廟宇密邇於學廟東有地一區自兵興來據於豪强張侯朔望謁廟睠學之暇見是缺然色彼居民諭以遷退之宜民亦樂從無敢違忤旣獲其地卽命工經理其事前書文昌祠三楹後營書舍十有六楹區分丈列度其壁費非銖兩之微可得而就也侯乃捐俸自倡以爲營構之費因人樂輸以充僦遣之資是以材木輻輳而無科征之擾工傭立辦而無灑泒之煩作人材重風化孰大於是呼地蝕十餘世而開之於一旦官經百餘輩而將之於一人豈非興廢有時而千載一遇乎

是以刊諸堅珉以紀歲月云

甘露凝庥記

嘉魚 李承芳

天降膏露地出醴泉瑞應非無因而致也夫王者施德惠則甘露降故耆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今宏治庚戌四月九日甘露降於襄垣縣大成殿之松柏數十株濃濃如也神漿靈液珠連玉散以今方古代有明徵昔者黃帝時甘露繁縟以瑪瑙瓮貯之至堯時不竭自是厥後漢則降於未央曹魏降於仁壽殿又降芳林園書冊所載不一而足大抵仁政誕敷休徵斯著我國家久道化成陰陽順

余邊隅小邑亦既瑞應夫豈偶然哉是歲劉天瑞風岐登進士甲科士大夫相與請曰甘露仁澤也松柏美材也賢序又人才之所由出也今天瑞實符斯兆或者將以疑國家之庥耶爰命工繪圖題曰甘露凝庥士大夫咸有詩歌誌美余亦樂爲之記云

科貢題名記　　縣尹姜世英

余自宏治壬戌到襄垣任至甲子三載矣每遇大夫士及邑中長者詢其某某神宇也某創始之某學舍也某修緝之某賢能也某成就之某良善也某旌異之某奸豪也某[illegible]戒之余欲知其詳習其行而[illegible]

若致仕正賓李奈鄉老散官義民王廷瑞王文興李
敬輩皆直而不偏者咸稱三原張公疇光曙睢陽柳
公多廷直長淸王公溫景和淸苑劉公瓚國用醴泉
王公錦在中皆以名進士作縣於玆其公勤幹理興
學育才抑强扶弱諸善政膾炙人口迄今老稚去而
思之以故相率各捐已貲置碑二通用記其事乃以
文干余余雖察之實信之眞而喜其上下相孚如此
宜垂之不朽用昭將來但以他務羈絆且以同官謙
不文辭久未竟其意今年夏適以學規刊用一通其
一通教諭安肅高尚仁訓導隆平郭士英新安李愷

善書生員李廷魁等八十四人集議因欲爲裒士自
洪武甲子抵今科貢援例出身者併其姓名註其官
爵余重其意遂書於石俾立之於學庶幾後進者目
其出身名官自思奮勵各以圖榮登名其上余輩繼
今作縣者各有所感發亦欲令人繫思如諸公然

劉侯修城記　　　邑人劉　龍

予自留都得謝還里邑耆王祝等來謁曰吾邑城自
濮州劉侯築完垂二十年闔邑賴以寧宇維侯之澤
不敢忘也請爲紀之以志我思予嘉是役久矣茲家
居乃獲身庇固樂爲道之按邑城傳自趙襄子始築

故號襄垣舊城在甘水北唐武德中復置韓州築城
甘泉之南天會間盜起鄰邑多陷邑宰韓俊才傑士
也大爲戰守之計顧城轍且隘不足恃增築外城且
戰且築賊不敢逼皆引去今所居者是也國朝景泰
間邑宰甯侯智成化間邑宰劉侯多相繼修築皆不
志百姓之患時稱其賢正德間兩河山東流賊大擾
城以歲久頹敝民皆危懼卧不帖席時濮州劉侯明
宰邑躬閲城池曰是惡足與民守哉乃以農隙戒事
經營規畫悉有良法庶民子來不假鞭朴逾月百雉
皆興周十六里高二丈厚稱之城上之塗可行大車邑

城之良無以加此濮州以疾故任郎趙侯永淳繼至爲設女堞以終其事於是民皆倚爲金湯雖有潢池之弄萑苻之警不足虞矣濮州之政甚與民宜而明敏殊絕人不敢欺修城之役若出緒餘今相去已遠民猶德之不忘且礱石以紀其績曰見城如見濮州也城居一日卽濮州一日之賜使久於其任爲民造福將有進於古之循吏者惜哉不竟其施徒使斯民思之不已時移事改猶諄諄乎言之不置也近商河賈侯樞新葺四門門上各欲建樓會遷秩不果成今昌邑葛侯縉下車屬有警報視城上女堞弗稱及城

樓閣不可僭越今修完益爲雄壯亦可謂壯矣

重修關帝廟記　劉　龍

余觀古人處世使其名傳諸不朽靈爽常存千古一日出於人心之所追慕弗容已者大槩有三曰立德曰立言曰立功然非有先後次第也所遭不同而所立因之有異焉耳德見於操修言形於議論功著於施爲皆有裨世教足爲千古法程由是感於人心而廟祀興矣廟祀之興不踰三者焄蒿悽愴洋洋如在所謂不朽斯其至矣若聖帝廟祀殆以立功爲不朽之光者乎凡廟祀各止其所或於桑梓或於履歷

泛然無因也故其所及亦有數而不能盡推廣之崇
祀則異於是京師有之藩省有之村落有之其有之
者又不止於一王公貴人下及編氓之家莫不揭其遺
像尊禮之多不嫌於泛後不以為僭帝何以得此於
人哉則功之立有裨於世教也漢有天下且四百年
歷世久矣流澤深也比其季也三綱淪九法斁一時
草竊之徒稱帝稱王赫然自以為得志無何而覆宗
絕祀不啻飛鳥之餘音雲煙之過目世皆唾罵之不
置況有為之廟祀者邪今帝去世若此其遠屋而祀
之俎豆而薦之儼儼焉而頂拜之波豈嘗[illegible]之風

度昤其謦欬哉帝知有漢室諸臣子之職而已豈詰其身後之享一至於此所謂秉彝好德曠世而相感者非歟昭烈以中山之裔奮起蠶叢之墟君臣勠力誓圖興復帝雄武號萬人敵樊之役威震華夏魏議遷都以避其鋒向使江東犄角同爲翊戴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特反掌間耳乃甘心委命助桀渝盟遂成曹氏之篡雖才如孔明竟以孤立無與飲恨渭濱矣不祚漢謂之何哉春秋之法以討賊復仇爲大義帝素好左氏春秋諷誦不輟目擊時事固大法所難容者與復之志堅如金石相國厚遇示以用我君可從

也而王室之賊吾惡得從敵國求婚示以親我若可許也而王室之仇吾惡得許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是與焉帝之功裨於世教彰彰較著血食之盛傳諸不朽有由然也又惡得以成敗論人物哉長垣縣治之東南百武許有帝廟不知建自何代按舊記永樂間重修迄今垂二百禩頽敝弗稱過者惕然興感屬歲事屢熟民用乂康耆老李文全王漳等相與勸募修葺衆貲總至市地拓基增廣殿宇諸制咸備煥乎壯麗視舊殆將倍蓰踰年而後落成謁予爲記因書帝之所以不朽者俾勒諸石嘉靖三十四年歲次

乙巳八月望後數日

劉文安公神道碑

蒲坂　楊博

公諱龍字舜卿別號紫岩山西襄垣人也出宋元城忠定公之後曾祖端祖潔父鳳儀世爲巨卿公生而穎異器局深宏十歲屬文乙卯鄉薦第二己未擢進士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公淬礪於學造詣益純充經筵講官壬戌乙丑兩爲會試同考預修孝宗實錄丙寅丁憂歸己巳復館職時逆瑾用事因有所侮改兵部職方主事轉吏部考功員外郎雖在左遷秀意經理公之政事權輿於此瑾誅復原職尋陞左

春坊左中允兼翰林修撰領司經局事修玉牒講官
升侍陞侍讀學士癸酉乙卯兩典順天鄉試庚辰掌
院事今上御極初開講筵經筵日講公皆為首命教
庶吉士江汝璧等二十八人與及第三人預修武宗
實錄陞禮部右侍郎詔賜講臣封贈適母張太宜人
卒公歷侍郎纔數月耳具疏請贈考妣上以勸講勞
特贈刑部員外郎鳳儀公為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
太宜人為淑人加賜御祭命有司營治葬事不為例
乙酉服闋復原職轉左侍郎日講如故一日講孟子
誠者天之道章深愜聖心特諭曰龍韶黃河清為至

誠能勤之驗欲朕謙以履盈約以持盈其意甚善因
此益加寵眷乃以御製敬一箴睿宗御書文獻通考
諸書賚焉丁亥歲計吏求退不允陞南京禮部尚書
公至南都考求故事修復儀文典禮煥然明備明年
復求退上益加慰留轉南京吏部尚書適當考察之
期公奮然以進賢退不肖為己任於是鑒裁精核聲
實必當評隲品列不惑浮議人咸稱其清恕 圖郎
成授資政大夫贈祖考皆如公官轉南京兵部尚書
叅贊機務與中貴人及勳舊大臣共事公廉靜自持
卒無所撓畿內肅然宣大告儆公上疏募壯勇設巡

選精器械明賞罰嚴操練補軍士六事並見採納居留都日久熟其利弊銳意興革如修兵政以肅軍令崇武學以蓄將才淸蘆洲以補快船之乏復陂池以充戰馬之費補四營逃亡之卒察黃船影射之弊撤三衞軍舍以銷江北之盜罷五關守把以息中官之擾皆因時定制得大臣經國之體後稱善繼者不能易也暇則與翰林官修復瀛洲勝會登覽遊宴寄諸吟咏蓋宛然前輩風度云乙未公歷尚書六年當考最俄有旨詔還京公又求退益力上察其悃款特允之仍命馳驛以歸公雅志恬曠既得謝事日從親故

登臨山水爲樂田廬之事不以攖懷會北有警或勸引避之公曰吾將安歸登陴授兵入恃以無恐賊知有備亦遁去部使者猶以宿望論薦而公不起矣卒之日赤氣亘天大星隕於城北嘉靖癸丑六月七日也享壽七十有八及訃聞上傷悼焉贈太子太保謚文安諭祭四壇遣官營葬卜日奉厝於蕭家梁祖塋之次禮也

明都御史黃巖劉公神道碑　禮部尚書孫承恩

嘉靖癸卯山西黃巖劉公卒於家閱四年其子鄉進士承禧走都持其同鄉官贊閣君所具狀授承恩俾

爲文憶昔辛未歲承恩忝隨公舉進士同選翰林院
庶吉士讀中秘書見公終日恂恂然若無所爲者而
不知中寔自勵每閣試院課公未嘗不與多爲諸老
稱許因知公用心之專且勤異時將以文翰名也所
而解館職業殊途承恩且臥病山中久之乃不知公
所樹立今觀狀所具則公之履歷具在其才識器度
豈特用意文翰哉公於癸酉歲初授兵科給事中首
今上卽位一新庶政有詔起用太監蕭敬公曰初政
係天下觀望而先用宦寺恐失天下心時同列皆知
不可而莫敢言公抗疏諫止辭甚剴切疏留中數日

不出入爲公危公曰吾知盡吾職耳若計利害曾不言矣上亦悉公忠悃竟優容之繼改翰林院檢討與修武廟實錄銳意欲復古史法曰作史者美惡並書若侈美而諱惡其何以示勸戒毅然以直筆自任衆論有同異必辨析求是無阿徇焉事竣補大名府通判長官政務有疑多於公取决闢元城書院聚生徒肄習而啓迪之科目滋盛逾年陞南京宗人府經歷轉南京戶部郎中盡心於職長卿多賴其功庚寅陞江西按察司副使隨督學河南作人之功居多尋陞布政司右叅政甲午陞山東按察使肅視篆閱所部

因冤狀者數百人曰殺人不以罪國法天道安在乃悉縱釋之逾年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勅巡撫保定畿內重地值歲屢歉貧民多起爲盜公竭力撫綏鎮之以靜潛消其變歲蝗勢漸盛移檄督捕甚嚴後蝗不爲災紫荆等關爲邊重鎮公躬親巡歷練卒選將相度要害分屯防守三年邊壁偃息居民安堵朝廷無西顧憂東南輸賦以漕河淺澀病事聞詔命疏浛公按圖計地督衆分役未幾以次訖工璽書褒奬有白金文綺之賜及乞休歸家居猶爲守令咨益而民陰受其惠其在諫垣以淸正爲衆所推昂疏時政

得失動數千言雖觸忌諱不顧也公著有黃巖奏議七卷他文皆平正暢達詩多和婉可誦集隨地命名凡四種並藏於家公諱夔字舜弼別號黃巖世爲襄垣人生於成化丙午得壽五十有七子男三長即承裕十七舉鄉試亞魁博學有文能世其業次承華貢生三承祥庠生將以戊申葬公於韓山之原朝廷命有司諭祭承恩曩辱交契之末拙文不足彰公盛美特以承裕固請重念平生乃爲敘其大畧如此

二仙祠記　邑人　李　多

襄垣之坎方十里許有山裒然崛起名曰白石梯西

有大谷蜿蟺屈曲將數十里其高下之勢岈然峆然若垤若穴其鼇峻之狀白石齒齒巉巖峭壁其石之負土而出者突怒偃蹇磝磝礐礐如騎牛起伏其木之據石而生者盤折拳攣踈密倚傑若虯虹飲荷其花草榛莽茂密而豐潤樵牧者不敢踐蹂其[illegible]膏停酌之清洌甘寒擊之潨然有聲雖無源而亢旱不竭其氣幽暗晦冥雲霧時出獨傍有一區石平正厚坦夷爽塏神祠建焉人有禱者因誠偽而應之[illegible]響歲時伏臘遠近齊禮者咸市三仙事不見經傳俗傳一母雙誕比長採藥入山乘祥風而仙化里人故

祠祀之其說怨謬不根固不可盡信若斯境之佳神必有依焉者且二仙祠在在有之而此祠靈應獨異於他邑以是也側聞之昌黎韓子曰山之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意者此地之山靈爲之乎是亦未可知也噫嘻至誠感通幽冥相與之妙也蓋存誠在我而已若欲窮神之源固不當如是瑣瑣矣往歲邑中惡少數十輩聚祠行刼既而不遂遂忿毀其肖像以及門宇未幾爲邏卒所獲尋磔於獄神之報昭昭如是里人韓思誠輩率諸同志各捐己貲不惟完葺其舊貫而增新又倍之請予記其年月昔柳州羅池廟

成過客李儀醉酒侮慢堂上扶出廟門即死韓子勸之於石以垂儆於後爲諸少之惡浮於李儀而神之靈不減於子厚夫可勸而垂儆也已神之赫赫者固不係於祠之有無吾人之嚮往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誠也祠之建已百年完之復可百年後之繼此而有作者將謂無其人耶

敕封康惠昭澤王碑記　　邑人　趙廷芝

縣治東南隅有

昭澤王廟士民崇奉已久粵稽邑乘所載　王係唐懿宗時人世爲焦姓出家得道又遇神人授以靈符寶籙除患安民隨試輒效會上黨有妖害延王治之妖遂息郡守以其事上聞封爲雲雨將軍縣北七十里有洞五孤盤踞王驅之修眞其中遂脫蛻仙昇及五代唐清泰二年草賊嘯聚官兵不能禁忽洞中紅雲四起空中若有鐵騎聲亂石飛下如雨賊無孑遺加封普應侯五代晉開運二年旱魃爲虐各處詣洞求雨

應如響加封顯聖公自是有禱即應無遠弗屆至宋
宣和元年加封爲昭澤王元世祖南征渡海時見王
陰爲之助加封海瀆王明太祖定鼎封爲龍洞神是
歷代皆有加封而徽號未膺於
本朝甚缺典也同治元年夏六月　邑侯橋堂老父台
軫念民瘼下車伊始適亢旱迺率闔邑士民赴王廟
虔禱閱日即普降甘霖竊維例載凡各省志乘所載
廟祀正神實能護國保民有功德於天下者由各督
撫題請
敕封況王之爲靈昭昭矣允宜邀請

封典用答神庥我侯稟請上憲由昭澤王爵再行加封奉
督撫彙題內閣撰擬茲於同治二年六月奉
旨欽出康惠欽此懿鑠乎盛哉夫靈爽式憑舉世享休和
之福功德罔外
聖朝隆崇報之儀錫之以康曰平康曰乂康爲
國家靖氛氣加之以惠曰恩惠曰德惠爲民物託命原
顯威靈於千百世普樂利於億萬民夫豈但康濟我
土庶惠澤我閭里也哉爰記我
大清加封康惠所由起並我侯添設殿之兩旁諸位神像
俾後有所考云

同治二年歲次癸亥中秋月知縣事陳宗海附入志